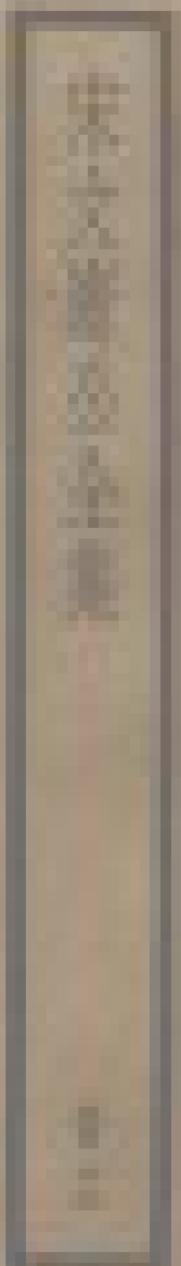


宋文憲公全集

冊六



宋文憲公全集卷四十二

元故朝列大夫知婺州路總管府事致仕趙侯神道碑銘

於乎濂尚忍銘我趙侯也耶初侯未亡時嘗謂濂曰生平交友雖多唯待制柳公侍講黃公相知爲深二公既已卽世吾子其高第弟子也宜有以知我我死子必銘之濂辭不敢當言未幾侯以執節不回遇害而至於死死後三月其子友直復衰絰踰門拜且泣曰先子將終時無他言但以必得先生銘爲請先生若重辭先子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濂聞之與之對哭失聲於乎濂尚忍銘我趙侯也耶雖然侯不以濂爲不肖每以忘年交視之至其沒也復使執筆以從二公之後其知濂厚矣縱不能文可不具列羣行以白侯於不朽耶謹按狀侯名良勝後更名大訥字敬叔姓趙氏先世有屬籍於宋其諱元儼者實熙陵之第八子封周王諡曰恭肅恭肅生允良封定王定生崇絳贈太師安康郡王諡曰孝榮孝榮生仲鑛奉國軍節度使封南陽侯南陽生士翮贈武節大夫南渡初自開封遷家睦州武節生不玷武義郎因添差監婺州浦江縣稅務徙居浦江爲浦江人武義生善近訓武郎訓武生汝遷從義郎從義生崇棟會稽縣尉縣尉生必班累贈奉訓大夫慶元路昌國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浦江縣男則侯之父也侯少闡敏通蒙古字學遂以譯曹掾起家補泉州錄事泉爲寶貨之府大商巨室犬牙而居侯不少徇大盜弄兵寧都焚城殺守吏勢張甚州之無賴

男子帥衆應之遂謀來攻城侯令沿河作大柵以遏其衝簡彊丁數百乘城侯騎白馬奮呼後先士氣百倍寇度不可攻而退中書遣使者造海舟十五艘期五十日成官降錢不與材等民相顧大驚畏使者不敢發一辭侯獨列民貧困狀請益之民爲侯生立祠賈胡及惡少年挾帥臣之威肆行市區與文學掾分爭搃之出血侯縛使赴獄轉輿化錄事官賦多隱弊歲勒受役者代輸侯搜舊官書驗之則鄰縣民產也民服罪大姓數十家倚權貴人久不應科繇侯役之無所遺屢以重勢撼侯侯不爲動浮屠鏡空爭長鏡擊死瘡兒誣之兒忽甦空執送官官受賂出鏡罪部使者以其牒下侯鏡獄遂成越一年攝莆田縣事縣僧慧與子華競令人殺嬰孩中子華吏入子華死侯廉得實白其冤亭民以兵器私鬪訴官互以計相傾三年不決侯憫其毀家各傳以輕法拜舞而去改漳州路龍溪縣尹俗尚鬼壘石作祠以奉紫衣神黠民將爲奸利必殺犬來祭侯投神江中移其石以修孔子廟庭畚丁洞獠雜居縣境上官稍侵之輒稱兵暴掠至煩大軍終年屯不解侯調御有道不敢爲變富民蘇甲怙勢殺人行賊郡守沒其罪侯抱案詣府歷斥其奸守盛怒陷侯以重罪上官察非實侯獲免稅冊多虛額應役之家咸破侯於實稅中十加一而均輸之桑門清真共鬪清不勝遂搃死人陷真連坐者餘百侯獨正清以法餘皆釋之侯秩滿歸爭遮道持金爲謝侯却去弗受民爲樹碑柳營江上奸胥利興作常籍爲媒徧侵閭右民

侯曰吾不久當更毋遺患後人也凡官廨悉新之興大役而民不知咸以爲神
或出遠郊父老攜子弟聚觀各舉手加額曰吾父母也其爲人愛慕如此調泉州
路永春縣尹不赴俄遷溫州路永嘉縣尹轉運司以鹽壅不行計民口賦之
吏遂並緣爲病侯令富人買而售於民民安而課登旁州縣列訴於府請如侯
法瑞安何良僞爲官書指平民私販鹽司逮捕急民自殺者三人事下侯治徙
良於汀州巡邏小兵如良爲者甚衆侯復痛懲乃已州城枕大江水暴岸善崩
侯出新意並江數千尺列植大木先障以其芒殺浪勢次填沙土而甃以石迨
今不壞古田賦重耕者多遠竄侯命役人與田鄰合耕而入其粟亭戶兵甲侵
官民田數千畝有奇侯罪兵而復之陳孝子墓久不治侯爲建亭樹表以勸其
俗賑荒之粟積至五千斛遇善歲不散侯恐吏巧奪也各呼主名給還除溫台
等處海運千戶未上丁母夫人憂改知吉安路永新州階從仕郎四轉至奉訓
大夫永新民素橫勢出守吏上每論役甲乙相譁數月不定侯釐正版籍列爲
十年使之次第相承素巧避者不能脫苟有辦集又度其力薄厚爲差官賦視
常歲輒早登民以死狀聞官案驗之率吏千餘從行民逃匿數里無烟火侯與
一二吏出田井晏然官每惡屍弗近一聽吏候憂吏奸親臨場詰驗無難色鵠
湖羅陂皆羣盜淵藪時出鈔掠爲過客患昔嘗置戍軍要莫能禁侯出奇計剪
其渠魁入人餘黨奔潰彭源險遠視羅陂奪攘尤甚侯令巡檢移鎮其地盜風

爲止鄉飲酒之禮久廢大比侯率多士行之盛衣冠自南館入學宮正容耦進
先後不亂舍菜已賓主就位獻酬有節揖拜有容觀者歎悅在官二年告老解
印綬而歸將歸民悵悵如有所失爭詣省憲二府乞留侯固辭不可百里之閒
嗟惜贊頌之聲交於道路至有署侯爵號事之如神明者侯旣歸中書以聞命
以同知婺州路總管府事致其事階陞朝列大夫侯遂優游里閭與賓朋過從
扶杖徒步儼如布衣時縣大夫問政直告以利害匡救其失爲多至正壬辰中
原兵大作蔓延江南江浙行中書數遣大將統軍來過侯告之以恤民止殺言
多聽戊戌三月丙辰睦州破六月乙酉兵入浦陽侯倉黃未及避有被甲持戟
而入者自稱徐將軍聞侯有重名以甘言誘之使降侯曰吾爲元朝老臣唯有
一死報國耳毋多言徐知不能屈去繼有至者強其行以見主帥侯曰吾老不
能步復使之乘馬侯曰吾不能乘遂遇害幸不死創甚至七月丁巳竟歿越三
日庚申葬於縣東五里之岡士大夫莫不爲之出涕帥閫具侯死節請褒贈於
朝文雖上不報俟享年八十有一母黃氏縣之士族累封浦江縣君娶同邑張
氏生男子六人友誠友進友淳友恭友年友諒友誠早卒友淳福建行省宣使
女二人永嘉縣尉龍泉季某之子某瑞安唐彥驥其壻也次娶永嘉許氏忠簡
公景衡七世諸孫女累封浦江縣君生男子一人友仁少房武林周氏生男子
二人友保早卒友聞去家爲道士河西張氏生男子三人友直友端友毅皆業

儒友端早卒侍姬李氏生女一人適朝列大夫建德路同知總管府事吳薰之子桷桷能文辭孫男七人季祐季寶季真季道季寧季能季明孫女六人皆未行曾孫男一人道貞侯局度精明濟之以廉剛所至以鋤強梗聞吏卒畏威無敢出鄉元豪宿猾咸相告引去至於興學校治水利之事尤加之意學田奪於民閒者必復之陂湖或不築躬視其成雖大暑寒弗避侯生平不識請謁義所當爲雖尊官顯人勢相統屬者有不暇遜常日誦曰我有命在天不以柔媚而得以剛直而失男子之膝可易屈耶君子贊其言侯年旣耄賓客故人多勉侯爲子孫計何爲久自苦侯笑曰吾在泉時寶貨俯地可拾尚弗顧今肯爾耶於乎何其賢也士君子能建治功於隆平之日而或不能保大節於危難之時蓋爲政以及物者易而殺身以成仁者難侯自歷官縣州以循良之吏著名及至見危授命又如嚴霜烈日可畏可仰不賢而能之乎侯之家食尚若此使當大藩之寄其不能爲城郭封疆死守乎執德弗回至死不變在古者猶鮮能況今人乎賈子所謂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者非侯其誰也是宜銘銘曰

天地正氣隨時降升明爲日月流爲風霆我人得之挺然自生直養無害與我道并在于死孝在婦死貞在臣死忠弗撓弗傾苟無是焉欲然不寧言言趙侯萬人之英歷仕州邑以治劇稱大輒錯節不與刃爭和而陽春肅而秋刑讐伏暴強撫綏嫠憮吏有師傳民有父兄迨於懸車方洋里閭崇論竑議有轟其聽

鎮譁遏浮方藉老成太白吐芒遭時搶攘侯誓弗屈竟死於兵忠精耿耿上摩日星非氣之正其何以能五里之岡有山若城巨碑巍巍太史勒銘高風凜然百世可徵

元故亞中大夫撫州路總管張君墓碣銘

君諱仲儀字伯威張姓絳陽人以大官薦由絳學正入翰林爲書寫改戶部令史出爲江西行省掾俄入掾中書用年勞遷寶鈔庫副使階奉直郎調奉訓大夫杭州路總管府判官杭爲東南一都會臨以省憲二府卒有事左牽右綴若未易爬梳君處其閒不吐不茹上下藉藉稱之曰能吏能吏云海寧潮溢民田廬多沒君憂之以特牲禱於海神曰民非田不食非闥廬無以居神忍化爲魚鼈宮耶卽爲魚鼈宮神亦將何依吾恐神不自寧也神如識我語良海波當帖帖禱畢親沈石水中命健卒千人繼之未幾復海爲地陞奉議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司判官轉奉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豫章歲凶民掘野鼠食餓莩橫道因聯裳爲旗執棘荆集城下將爲變衆憚不敢往君單騎出呼曰爾等寧餓死可血死乎我張都事也敢害者前敢害者前民皆泣拜散去君還言於省臣大發倉廩賑之賴以活者萬數蕭鄧二大姓以武斷自豪州縣踵門受業顏色小異輒縮縮不敢進小民重足立戒毋敢高聲語君皆捕治於獄聞者刺羊豕相慶曰吾屬臥始安枕矣擢中順大夫撫州路總管年始六十

有入至官一月卽喟然歎曰鬢毛已種種尙可仕弗止乎當從天子丐我婆娑
大陰山閒以沒餘齒耳遂上休致之請掛冠徑歸越一年卒至順癸酉十月十
日也君藏書數千卷繙閱不輟上馬入公府亦銜置袖中人譏以蠹書蟬搖首
笑不應曾祖諤金明昌中舉進士登第官至朝請大夫吉州刺史聲號赫然祖
和抗節不仕父筠以君貴贈奉訓大夫同知河中府事飛騎尉追封正平縣男
元配郝氏再配陳氏皆封清河郡夫人子男三曰柾早世曰祚奉政大夫紹興
路餘姚知州曰械廣州路增城縣尉女二孫男一祚以某年月日葬君某山之
下銘曰

於戲乎君其仕也振振其止也閭閻是惟有元能吏之墳於戲乎君

元故行宣政院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鄭府君墓銘

至正乙未十二月二十五日故行宣政院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浦陽鄭府君
卒年五十六歲以是月二十九日卽葬縣東二十五里大樊山中去白麟溪三
百步而近越四年己亥七月六日夫人吳氏亦卒年視府君踰四歲越一十五
日而少房勞氏又卒年視夫人而少一十四歲其祔葬府君之穴夫人則是月
十一日勞氏則一十五日也府君二子漠沂以架閣君旣棄捐今半月閒二母
又相繼卒慟哭將欲無生請從兄溫州路經歷詠狀其羣行來徵銘府君諱銖
字彥平其先出於鄭遂以國氏自公子友受封至今世系皆可考詳見世譜錄

中其由滎陽徙歙者則宋歙縣令凝道也由歙遷睦者則殿中侍御史自牖也
自睦徙婺之浦陽白麟溪者則淮也淮字巨淵於府君爲八世祖淮生照照生
綺綺生聞聞生運運生政政生德璋處之青田縣尉府君之大父也父文厚母
葛氏府君自幼輒失怙恃鞠於世母周氏府君事之以孝聞年十六善爲廢舉
之術未幾家大穰府君自綺以來八世同爨朝廷嘗表爲義門子姓之多至數
千指府君與兄欽營田八百畝有畸建嘉禮莊以給婚姻之用俄撫髀喟曰太
阿在室孰知其有刺犀刺象功丈夫不能用世亦猶是爾予將爲萬里游當必
有所遇卽弗遇歸老丘壑亦未晚耳於是戒行李與親舊揖別從以三蒼頭上
馬徑去迨至京師諸公貴人爭相引重時脫脫道濟公入秉鈞軸日以致太平
爲務一才一藝無不甄拔見府君儀觀偉飭器之奏爲行宣政院照磨宣政蓋
統治江南諸道浮屠氏事權至重浮屠以幣交者府君絕弗復通門庭肅如浙
江行省右丞相朵兒只公以元勳碩德方領院事察知府君之廉命持檄行浙
東西一髮無所取諸浮屠歎曰凡受檄來者恆欲得重賄不奉命則禍立見聞
其還也錢積至數萬今鄭君橐中蕭然空耳其廉吏也哉由是院之推廉吏者
一則曰鄭君二則曰鄭君云轉松江等處稻田提領所大使嘉定華亭上海之
府君爲聞於朝免之先是徵民無藝歲有羨糧以斛計者萬餘上下共利之習

以爲常府君至獨曰是安可哉命給還於民吏爭以無主名爲解弗聽乃計種
家口數分之望門而拜者日以千數稻田所素號米貨之府而爲之使者又總
攬其綱他人靡不思遂其欲府君曰糴於市處之猶貧人然會從子洵來省觀
一夕病卒府君哭之慟且曰人生不翅朝露何以官爲卽日解印綬而歸居亡
何亦以一疾不起府君性精密不妄嬉笑遇事各有條理不可越尺寸聲嗟氣
歎之閒諸奴畏之甚於鞭箠吳氏諱雙字齊祺生女曰潤歸義烏縣丞洪士濂
勞氏諱觀漠沂蓋其所出也吳性平恕而誠慤宰物必均寧己劣於人府君出
游京師日禱於上下神祇及有疾猶扶憊東面叩頭再拜遇漠沂慈甚媵人報
其安寢目乃瞑不得報輒輾轉至旦勞氏亦奉承惟謹同處三十年穆如也次
女曰潾許適黃育其母曰珊奴嗚呼府君在家能孝居官復以廉聞可謂賢也
已銘曰

厲行於門一何哲也出而用世又何潔也蒸蒸兮能順皎皎兮弗涅也斷斷兮
知止凝凝兮有發也懿哉若人名不滅也考行造文勒此圓碣也

鄒府君墓志銘代黃侍講

無錫鄒君以至順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卒元統元年九月某日葬後十有四
年爲至正七年其子師尹乃奉故禮部尚書宛平曹公所爲行狀來徵銘謹序
而銘之銘曰

鄒氏之先世居晉陵宋有忠公以剛直稱正色立朝不震不懾元符三疏光於史牒子孫蔓延散處吳中遷居錫山家日以豐君之曾祖厥諱聞善祖諱成大再世不顯遇事有勇及物以仁人憚其嚴而懷其恩父諱仁聲始列仕籍將仕初階不有祿食恢其先業益厚於貲嗇己裕人遂大厥施君諱德修字曰君永生而慧朗長而凝靜志學嚮方器識愈宏時無科目不以文鳴遺榮自適優游卒歲持身清約不事侈麗人有衣服美錦織絲君則弗御終身布韋人有室廬穹檐邃宇君則弗居取庇風雨推其所有惠於宗姪由近而遠恤其鄉鄰爾弱我扶爾匱我給力苟可爲靡有弗及或觸機穿深憫其窮排難解紛不自爲功青青者筠內虛外直以名吾軒用厲厥德高蹈物表若與世違行孚於衆譽望所歸展也吉人宜膺多祉六十八齡云胡不起君配華氏子男一人是曰師尹有學有文其孫有七二男五女男侃與儼克肖其父女適顧璋暨錢允臣餘皆幼艾在室未婚泰伯之鄉崇德之里爲君宅兆其葬以禮君所結交時之豪雄知君最深莫如曹公謂君爲人卓越醇厚其言有徵可垂不朽瞻彼佳城松柏丸丸有子承考謁辭圖堅顧慚不敏謹屬史氏畀以刻文昭示無止

方府君墓志銘

楷槧有義士曰方府君鎰字子兼裔出元英處士千千自新定隱鑑湖其諸孫教遂徙楷槧華山至府君十三世曾祖賀祖天與父世卿宋季游太學以文鳴

府君氣軒邁讀書志欲篤行不屑泥章句見裂載籍以綴文題者唾去與兄鐵甚相友人或鼓簧言撼之久不能無動府君悟曰兄弟天屬也我何敢爾我何敢爾卽造兄前且拜且泣金繒悉聽其所爲弗問簞食豆羹非對案弗御閒以論辯貽兄怒輒屏氣長跽伺怒霽方起歲大祲人益無斗儲大厲又頻行咸自度必死競操梃起爲盜府君憂見顏面盡斥故藏易粟東陽郡椎牛釀酒享壯者使巡耄弱之廬口賦以食病者親注善藥環數十里無譁掾捕賊恆倚爲聲援府君營腴田十二頃貯其歲入爲義莊凡宗屬孤惄貧窶者月有給嫁昏有助死喪有棺槨及瘞葬之阡復設義塾一區中祀先聖先師旁挾六齋後敞正義堂招講師以六藝摩切諸生義聞烜赫士有不遠千里至者業成多至大官侍御史馮翼欲上其事府君謝曰此無甚高事假是以徼寵名非人行也府君祭先甚謹牲牢必潔碩帥家人雁鷺行進就位立不失尺寸升筵奠醴齊執事者薦籩豆脯醢興俯拜跪穆然無聲治家內外斬斬與人交不設城府客至執鱗興曰請以是爲君壽連日夜不厭客辭去亦不復強也天曆戊辰三月丙寅以疾終得壽若干娶富春張氏子四澤哭府君過哀疽發卒汝饒州路樂平州儒學教授灑泗泗有德有文者也孫四懷樗櫟栻曾孫二焯煜其年夏四月庚申葬府君白門里鳳凰山下執绋者數千人皆出涕宗族耆長及五尺之童至今言及府君輒呱呱泣天台項炯先生狀府君之行甚備泗持來謁予銘范希

文有意賑族貧不逮者二十年及爲西師登政府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府君以布衣行之且建學焉豈非所謂豪特士哉庶幾可不朽者銘曰

士之有施欲奮而飛卒韜其英養之沖沖振之隆隆唯積乃成有廩之充有學之豐益昭厥聲我卹我宗寧匱我躬澤及孤惄臯比儼如衿佩鏘如左尺右繩百鳥紛紜西東成羣孤鳳之鳴儕爵析圭族有瘠羸亦聞之腥矧克教之以樹其彝以牖其誠不震其滯誰廓其潛後嗣曷程白門之陽有崔者岡尙勒斯銘

鄭府君墓志銘

鄭府君諱鑾字景和浦陽白麟溪人其先自睦遷曾祖政祖德璋父文轟君家九世義居羣從子姓中而君最良婉婉怡怡周旋上下其和氣蓋可掬也生平不以惡言加人人有干之示以一默馭奴隸有恩君亡已久言之有嘆涕者享年二十有八其配黃氏諱淑字延沖君亡時年始三十以節自守潔白如冰雪至六十一卒子二源濤源字仲本剛介有立好施與且通神仙家言濤天孫一棟善屬文君卒於延祐七年十二月十五日黃氏卒於至正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君先葬烏傷延壽山堪輿氏咸曰不利今以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遷於縣之靈泉鄉黃嵒山黃氏祔焉予少與重本爲金石交遂以女珙歸其子旣朋且有連棟來徵予銘義不得辭銘曰

夫以義稱婦以節聞其何媿古之人

趙訖仲墓志銘

括趙君諱友桂字訖仲一字國芳漢恭憲王元佐十二世孫也曾祖曰崇煥祖曰必烟國子進士父曰良贊集慶路錄事司典史君少有志載籍中鉤索義訓如廷尉持法不激不阿務得其平雖經諸講師詮定一有釁罅必讞而鬯之弗鬯弗止也其於天官律曆聲音制度之學尤能窮其會通蓋君于古書無所不究援據精博君子多其徵閒發爲辭章珠潔玉溫絕無鴟盤弩拔之病中山李桓先生自號文章家極慎推與數稱君奧雅不羣君亦視學愈于人恆不可一世客袖文來見讀一二語弗契輒覆手掩几上視雲漢作他語獨善臨海舒卓卓至夜談屢及旦或怒詈如鬪勢或大號墮幘在地唯恐卓去亟故挽游仙都山遲之沿道行言猶刺刺逢舊館人揖有目不見飯至且辨且食入咽不計寡多斥去人皆指笑之謂病狂易云君負氣高意功名可以引手致屢試藝屢黜去蹇剝且益之志不少變每拊髀喟曰文未至爾文未至爾文至祿烏能逃我未幾隨父宦金陵歲丙申金陵大亂幸萬死得存驚鬪內傷六月十五日患暴下醫不能方越三日卒壽甫三十三未娶無爲主後者所著書有夏小正解詩書易諸錄辨南泉稿兵後多亡其兄友松深哀之蒐羅成書且收君骨還括以某年月日葬南明山之西抱書詣予哭丐銘其墓予發書讀之亦泣下嗚呼自師廢民散士安於寰陋獵取凡近以斧藻厥躬妄相標榜謂彼爲毛鄭此爲韓

張凝然若可名世及叩其傳記所存雖古人常通習者喫喫不能道一語惟瞪目視左右若土偶人是果何爲者耶如君者殆可哀已銘曰
不昭其熹不融其奇不洩其施遽淪於隱我懷伊人中心可悲南明之西有氣
吐霓化爲龍文上貫少微後千萬年於赫弗虧

葉仲貞墓銘代柳待制作

桐廬李驤龍嘗與武林葉禎交禎年三十時從父某來桐廬爲釣臺山長山長
君死禎貧不能歸驤龍爲合錢予之使賣藥市中以自給禎風神蕭爽不能隨
世沈浮每遇月白風清輒同驤龍買舟泛桐江而下驤龍善洞簫禎歌古辭扣
舷而和之或至忘返蓋飄飄然游於物外者垂二十年而不知老之將至也禎
一日病革憂戚莫知所爲驤龍顧禎曰君非念後事乎有驤龍在君何憂禎喜
力疾起拜曰此膝未嘗下人今不覺爲君屈也竟不能食三日死驤龍爲具棺
斂買地葬焉後一年驤龍亦卒驤龍之從弟懋哀禎不娶而無子復合禎之所
遺財市田二畝有奇入華林僧院俾立主以奉禎初禎善爲學不治章句頗喜
以詩自鳴翰林學士賈公甚器重之稍長習吏於浙西憲府部使者欲辟爲屬
不就天曆中有詔粉黃金爲泥書大藏經禎以善書應募法當得儒學官亦不
就蓋禎氣岸多豪一言不合輒徑去故卒無所成名禎字仲貞武林人無他族
屬其世系禎未嘗言今皆不可知享年五十有四以重紀至元五年五月二十

六日卒明年三月三日葬於玉塢山原去驤龍之墓不二百步葬後四月懋復爲伐石來請銘昔粵謝翹以善詩來游吳越閒吾鄉岩南先生方公鳳實與之游翹死無所歸公爲率一二友生葬翹於釣臺傍且刻碑志之其事與驤龍兄弟正相類豈聞公之風而興起者耶非耶先聖人嘗有言曰死於我乎殯驤龍兄弟蓋近之矣是宜銘之以詔後之人銘曰

吁嗟葉生胡不恤汝家吁嗟葉生胡不就汝實而斂汝華使千載之祀一朝而墜豈汝之不自力抑命爾耶幸有仁人旣殯且蘊汝已歸骨於此矣予尙何嗟

吳子善墓銘

濂之友吳中子善世家婺之東陽自曾祖某祖某父某咸爲儒至子善益務讀書從里之大儒陳樵先生游初濂謁先生太霞洞中先生曳杖微笑出迎坐濂於海紅花下俄呼酒酌濂先生自歌古詩奮袖起舞子善侍先生側目濂引滿以成先生之樂濂自是得與子善交後三年再謁先生復見子善時先生年耄重聽或有所問子善從旁書濂言以對及濂辭先生還子善送至山高水長處坐石共語依依弗忍去自時厥後久不見子善聞子善獨奉母某氏居陋巷閑雖無儋石之儲曾不少戚戚動於中每遇明月之夕輒鼓琴以自娛琴已復把筆詠詩弗輟濂竊悲之人往往窮則失守有若子善之爲造物者必能昌之今年秋復求子善而謁焉則子善之死已三年矣嗚呼天者豈易知耶子善之固